

2 | 日军侵崖暴行实录

(专 辑)



199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主 编：蔡明康

副主编：周德光

蔡文惠

牢記民族血淚史
教育后代愛國心

陳人忠

五九年冬月

三亚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陈人忠同志题词

前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5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此之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文化奴役和残暴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直接及间接的死亡人数达3700万人，财产直接损失600多亿美元。在这场浩劫之中，我国最南边的崖县（现三亚市和乐东县的沿海地区）同样不能幸免地遭受惨重的历史祸害。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崖县三亚，不久，便侵占了崖县全境。侵崖日军所到之地，实行了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无情地杀戮崖县人民，村庄被焚毁，妇女被奸淫，财物被抢劫，大量滥抓、强征农民与工人去修碉堡、战壕、公路、开矿山等，然后遭枪杀或被活活溺死。日军在崖县制造的

血案，惨案，比比皆是，家破人亡，村毁人绝的惨状，各处皆有。如骇人听闻的“田独万人坑”，“妙山村大屠杀”、“乐罗血案”等等就是日军暴行的见证。日军屠杀民众的手段极其残忍，有些用枪杀，有些用剑砍，或活埋。许多妇女遭受到多次强奸后被杀掉，真是惨无人性。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残害人数约有20938人（不包括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数），被拆、烧、毁村庄18个，房屋共2279间，强奸妇女达780人以上，抢掠民财民物难计其数。这是崖县历史上遭受到最惨重的浩劫和摧残。给崖县人民带来了悲惨的灾难和长期的痛苦生活。

历史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温故知新，吸取历史的教训，将鞭策和鼓舞我们开辟未来，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理想。为了让人民记住这段历史，三亚市政协通过广泛的发动，深入挖掘，征集出版了《日军侵崖暴行实录》，向社会提供了一部珍贵的活生生的民族血泪史，这些催人泪下的历史罪证对我们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将是

一份发人深思的好教材。

前事不忘，后师之师。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民族灾难，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和认识日本侵华的历史，特别是日本人民要认识这段给中国人民造成民族灾难的历史，从历史的反省中觉悟，吸取教训。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有些人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历史性灾难。日本右翼势力竟然发表了许多否认侵华的种种谎言谬论，日本政府中有的官员朝拜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有的企图在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历史，以掩盖其历史真相，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更不允许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今天，在庆祝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重温民族血泪史，以铁的历史事

实，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不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了解昨天的历史，认识今天的责任，为明天的和平前景而努力，为下一个世纪，共同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它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亚 文 史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亚市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目 录

妙山村大屠杀纪实·····	陈锡礼 (1)
乐罗村血案·····	陈作平 (12)
日军侵略崖县及其暴行纪实·····	羊杰臣 (15)
田独万人坑·····	黄怀兴 何擎国 (34)
两位田独铁矿劳工的血泪控诉·····	
·····	潘先樗 陈运宏 (38)
日寇盗走崖城观音阁大铜钟·····	谭天山 (44)
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讲话·····	孙惠公 (46)
日军侵崖期间残害妇女的罪行·····	羊杰臣 (53)
日本侵略军摧残梅山纪实·····	孙有瑄 (61)
日军在保平村的血腥罪行·····	张运源 (67)
日本侵略者在崖县的罪行·····	陈作平 (72)
永南遭劫 志士遇难·····	卢成昊 (87)
日军纵火焚毁抱旺村·····	陈 平 (91)
日军迫害妇女的残暴手段·····	周成昆 (93)

妙山村大屠杀纪实

陈锡礼

妙山是原崖县第二区的一个小村（今属三亚市羊栏镇）。地处三亚港之北三、四公里处。村的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后靠大岭，三面环田，东北与顶返、鹅仔、槟榔等黎族村毗邻，西与羊栏、林家两汉村相近，原是个二十多户汉人聚居的小村，村民耕作而食，相安无事。

1940年春，日寇建三亚军用飞机场，强迫回辉、三亚街、三亚村三个村的居民搬家，妙山搬进二十多户，这才增至四十多户。

建成飞机场后，便时常有零星的日军或陌生人进村。公元一九四〇年农历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忽有一个穿旧军服的日本工兵闯进村来，到村北头谢亚兴家乞食，自称是琉球人，被日军抓来当工兵，现

在三亚机场做工，因忍受不了日本工头的虐待，一醉之下气愤打死了工头便逃跑出来，躲藏在村边的树林里，肚饿难受才趁天黑出来讨吃。村里的青年和小孩都爱来看他，同情他的人便多了起来，就不断有人给他食吃，又送衣服给他换。这样，工兵白天躲在村边的林子里，夜里便进村来讨吃，他又能耍一些杂技，很博得人们的敬爱，常来围着他看。渐渐地他就和人们混熟了，有的还和他说道三道四呢。于是他便向人们说：“我打死日本工头是不能回去了，很想去当游击队，但不知游击队在哪里，怎么办？”要求人们帮助他。善良而憨厚的人们都同情他。村人谢亚兴说：“我们村没有游击队，等打听到才告诉你。”这工兵便照样昼伏夜出。

工兵逃跑的第二天早晨，几个鬼子兵便进村来，通过翻译对保长和民众说：“我们机场昨天有个工兵喝醉了打死工头逃跑出来，至今还没回去，你们看见吗？看见的报告我们皇军，大大的有赏；若是见而不报甚至窝藏的，就要统统的杀头的。”善良而麻木的

人们明知要杀头却谁也没透露什么。今天过去了，明天同样有人来追查，天天追查都没有人肯说出这工兵的事情。以后就不再有人来追问了，人们也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

此事被村里的黎毓瑄大伯和谢亚六三伯（谢显魁的父亲）知道了，觉得不妙，就找保长林运德商量，指出这工兵可能有诈，若不认真考虑，怕要上当。为了全村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两位乡老建议保长去报告日军。可是林保长不听两老的忠告，置之不理——他既同情这工兵，又怕得罪游击队。

一天，村里参加游击队的三位青年王天隆、赵茂才、黎家达从山里出来。人们把这工兵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不敢贸然从事，让人们注意观察这工兵是否有诈，待他们回去报告上峰决定。又过了几天，这三名游击队员第二次出来，向谢亚兴和群众了解此段时间这工兵的情况。他们便对谢亚兴说，上面已同意接纳这工兵参加游击队，要谢亚兴转告这工兵，要静候时期。谢亚兴转告工兵，工兵非常欢喜，并说进山

前要摸回去偷一挺机枪作为进见礼。此后，这工兵便天天向谢亚兴追问进山日期。又过了几天，那三名游击队员再次出来，要谢亚兴转告工兵，明天带他进山。工兵很高兴，即对谢亚兴说：“我今晚要摸回去偷枪，明晚带进山。”

1940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夜晩，月光清冷，晚风习习。生活在日寇铁蹄之下，受尽煎熬，天可怜今秋得个好收成，似乎可以喘一口气，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在庭前聊天。晚上八点左右，那三名游击队员便带领这工兵悄悄地从村后向通往顶返的小路进发。半点钟后，突然从他们走的那个方向传来一声枪响，村里人有的听到，有的没听到。听到的以为黎族同胞巡山打野猪，没放在心上。夜深了，人们渐进入梦乡，谁也没料到鬼子兵已从四面八方包围村庄了，一场惨祸已悄悄降临。

1940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凌晨三点钟，为这件事而心烦不寐的刘金城大叔起来拉大便，听见有人在远处叽哩咕噜地讲话，他忙倒下头朝天边看，见有人

头在晃动，知道情况不妙，已来不及告诉大家了，便趁鬼子未察觉时，急向树林跑去。他刚进树林鬼子便发觉，马上开枪，但打不中，金城大叔算捡回这条老命（他就是刘维禧的父亲）。

这一枪响惊醒了做梦的人们。接着，枪声四起，人们纷纷从各方向树林急跑，有的侥幸进了树林，有的被枪打死在田里或树林边上，全村慌乱起来了。鬼子兵从四面八方涌进村来，挨家挨户砸门叫人出来，不管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东头土地庙前的大谷场去集中。把人赶出后，鬼子就放火烧屋，熊熊的烈火很快吞没了整个村庄，浓烟遮天蔽日，霎时哭声震天。鬼子把场上的人男女分开，各跪一边，接着就抓人，首先从男人那边把黎毓瑄、谢三伯、土长腰、林运德等抓出来背绑着跪在一边，然后带上五花大绑的那个“乞食”的工兵来认人。被工兵认定的体壮男人，就用绳子绑了塞进由四个鬼子兵分两头抬着两条长竹竿做成的刑夹里，塞满一夹就拉到谷场南边菜地的井边站住。一个拿长剑的鬼子兵就从竹夹里拉出一个一个来砍头。

砍一个就推一个下井。这样，这边杀人，那边继续抓人塞进竹夹里，塞满一夹又拉过来照样杀。跪在场上的人号啕大哭。当刽子手杀到第二夹剩下二人时，鬼子叫他们出来，他们走出两步拔腿就跑，直向树林跑去，鬼子兵紧追在后，他两人眼看快进林边了，不幸被树枝绊倒，鬼子赶上，也把他两人杀了，这二人一个是黎尚雄的父亲黎亚育，一个是赵茂才的父亲赵绍铨。

鬼子杀到第三夹最后一人时，那人为了要保个全尸，不等刽子手举剑就跳下井去，鬼子兵愣了一下才令旁边的鬼子向井里开机枪。这样，鬼子还不甘心，又抱来稻草堆满井口放火烧。

从早上七点便抓人杀人，直到十点左右，还要继续杀。此时，一个佩长剑穿长靴五十岁左右骑大马的鬼子头目来到，在场的鬼子官兵都马上立正敬礼。他对杀场上的鬼子兵咕噜了几句，鬼子号兵就吹起军号，霎时，四面八方的鬼子兵都集拢来，便把回场上跪着的人们赶到海坡的日军司令部去。同时，又一把火点

着谷场的稻草堆。人们还没走完，一群饿虎似的工兵便涌进村来抢劫了。

人们一路哭哭啼啼，被带到海坡的日军司令部外的沙堆上去跪。那几位被绑的父老却被拉进司令部去。沙滩上的男女老少在烈日的曝晒下，大汗淋漓，饥渴交迫，那婴儿、小孩的哭声，老妇人的呻吟声，震撼海天。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两点左右，日军司令官和一名翻译才出来。那军官通过翻译向人们说话：“我们要‘日中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和中国本是‘兄弟’，我们应该‘友好亲善’。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你们应该帮助皇军。游击队是坏人，你们发现坏人要向皇军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不要和坏人来往，更不能包庇坏人，这就犯了杀头罪，就象今天杀头的那样。你们这些人比那些被杀的好一些，所以不杀你们。原来的保长不好，你们现在要另选出一个保长来担保你们。回去后都要安份守己，好好做人，发现坏人就要向皇军报告，不要包庇坏人，不要再

通匪窝匪！”

他讲完话又催逼一番，大家才推选村里较有文化的中年人刘维新做保长，同时由刘保长向日军写担保书才算完事。下午三点钟，幸存的人们才得回家。

经过整天折磨的人们，虽然精疲力竭了，可是心急如焚，便都三步并作两步跌跌撞撞赶回家。一进村，但见断垣残柱，一片焦土，谷场上的稻草堆和烧不完的柱子还在冒烟。霎时哭声大震，哭亲人被杀，哭房屋被烧，哭稻米被烧……

哭！哭！哭到力竭声嘶也无益于事。一些坚强的人便强忍住热泪，咬紧牙根去挨家挨户劝慰那悲痛欲绝的人们：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赶紧去寻找亲人和捞起井里的死者！人们这才分头行动起来。首先打捞井里的尸体。从井里捞起二十九具尸身和二十九颗头颅以及一具烧得焦黑周身弹孔的全尸。大家忙来辨认亲人并各自抬回家去再用针线把头颅和尸身缝连上。除这三十名明摆着的死者以外，还不够人，人们又分头去寻找失踪者。先在谷场的稻草灰烬堆里发现一具